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六

律詩

依韻酬黃灝秀才

贈鍾道士

道士程用之爲余傳神因題

送魏介之江西提點

遊廬山作

瀑布

贈廣宣大師



移丹陽郡先遊茅山作

贈茅山張道士

京口即事

懷慶朔堂

依韻酬葉道卿中秋對月二首

贈葉少卿

依韻答梁堅運判見寄

城大順回道中作

依韻和延安龐龍圖柳湖

和延安龐龍圖寄岳陽滕同年

與張燾太博行忻代閒因話江山作

過長安醉別資政鄭侍郎

依韻酬光化李簡夫屯田

依韻酬太傅張相公見贈

依韻酬益利鈐轄馬端左藏

依韻酬邠州通判王稷太博

依韻酬李光化見寄

寄安素高處士

酬李光化見寄二首

依韻酬李光化敘懷

和李光化秋詠四首

送黃灝負外

和并州大資政鄭侍郎秋晚書事

和提刑趙學士探梅三絕

和太傅鄧公歸遊武當見寄

即席呈太傅相公

紀送太傅相公歸闕

依韻和提刑張太博寄梅

又和賞梅

依韻荅王源叔憶百花洲見寄

獻百花洲圖上陳州晏相公

依韻荅青州富資政見寄

依韻荅并州鄭大資見寄

過陳州上晏相公

和運使舍人觀潮二首

依韻和蘇州蔣密學

依韻和孫之翰對雪

依韻和并州鄭宣徽是寄二首

依韻荅蔣密學見寄

依韻和同年朱兵部王賓客交贈之什

登表海樓

石子澗二首

依韻荅韓侍御

謝柳太博惠鶴

律詩

依韻酬黃灝秀才

再貶鄱川信不才子規相愛勸歸來客心但感  
江山助天意難期日月回白雪孤琴彌冷淡浮  
雲雙闕自崔嵬南方歲晏猶能樂醉盡黃花見  
早梅

贈鍾道士

曾舉進士

人間無復動機心掛了儒冠歲已深唯有詩家  
風味在一壇松月伴秋吟

道士程用之為余傳神因題

集卷之  
三  
貌古神疎畫本難因師心妙發毫端無功可上  
凌煙閣留取雲山靜處看

送魏介之江西提點

旌旗如火浪如鷗一路春城次第遊江上高樓  
欲千尺便從今日望歸舟

遊廬山作

五老閑遊倚舳艫碧梯嵐逕好程途雲開瀑影  
千門掛雨過松黃十里鋪客愛往來何所得僧  
言榮辱此間無從今愈識逍遙旨一聽昇沈造

化鑪

瀑布

迥與衆流殊發源高更孤下山猶直在到海得  
清無勢鬪蛟龍惡聲吹雨雹麤晚來雲一色詩  
句自成圖

贈廣宣大師

憶昔同遊紫閣雲別來三十二回春白頭相見  
雙林下猶是清朝未退人

移丹陽郡先遊茅山作

丹陽太守意何如先謁茆卿始下車  
竭節事君三黜後收心奉道五旬初  
偶尋靈草逢芝圃欲叩真關借玉書  
不更從人問通塞天教吏隱接山居

贈茅山張道士

有客平生愛白雲無端半老尚紅塵  
只應金簡名猶在得見仙巖種玉人

京口即事

突兀立孤城詩中別有情地深江底過日大海心  
生甘露樓臺古金山氣象清六朝人薄命不見此昇平

懷慶朔堂

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  
年年憶着成離恨只託春風管句來

依韻酬葉道卿中秋對月二首

天遣今宵無寸雲故開秋碧掛冰輪  
詩人不悔衣霑露為惜清光豈易親

孤光千里與君逢最愛無雲四望通  
處處樓臺

競歌宴的能愛月幾人同

贈葉少卿

退也天之道東南事了人風波拋舊路花月伴  
閑身湖外扁舟遠門中駟馬新心從今日泰家  
似昔時貧見子登西掖攜孫過北鄰白雲高閣  
曙淶水後池春樽酒呼前輩鑪香叩上真只應  
陰德在八十富精神

依韻荅梁堅運判見寄

蔽野旌旗色滿山笳吹聲功名早晚就裴度亦

書生

城大順回道中作

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見花將軍了邊事春老未  
還家

依韻和延安龐龍圖柳湖

種柳穿湖後延安盛可遊遠懷忘澤國真賞即  
瀛洲江景來秦塞風情屬庾樓劉琨增坐嘯王  
粲斗銷憂秀發千絲墜光搖匹練柔雙雙翔乳  
鷺兩兩睡馴鷗折翠贈歸客濯清招隱流宴回

銀燭夜吟度玉關秋勝處千場醉勞生萬事浮  
主公多雅故余與龍圖公同年復為延安交政思去共仙舟

和延安龐龍圖寄岳陽滕同年

優游滕太守郡枕洞庭邊幾處雲藏寺千家月  
在船疎鴻秋浦外長笛晚樓前旋撥醅頭酒新  
魚縮項鱸宦情須淡薄詩意定連綿迴是偷安  
地仍當飽事年只應天下樂無出日高眠豈信  
憂邊處胡兵隔一川時宣撫至岢嵐軍

與張燾太博行忻代間因話江山作

數年風土塞門行說着江山意暫清求取罷兵  
南國去滿樓蒼翠是平生

過長安醉別資政鄭侍郎

鄉關交復親把酒且逡巡共上青雲路相看白  
髮人有為須報國無事即頤神故素幾云在風  
音莫厭頻

依韻酬光化李簡夫屯田

老來難得舊交遊莫歎樽前兩鬢秋少日苦辛  
名共立晚年恬退語相投龔黃政事聊牽強元



白鄰封且唱酬附郭田園能置否與君乘健早  
歸休

依韻酬太傅張相公見贈

出處曾無致主功南陽爲守地猶雄醉醒往日  
慙漁父得失今朝賀塞翁七里河邊歸帶月百  
花洲上嘯生風卧龍鄉曲多賢達願預逍遙九  
老中

依韻酬益利鈐轄馬端左藏

濫登清顯遇公朝豈有才謀可致堯拙守自慙  
成木強宦游誰歎僅蓬飄醉來多謝提壺勸歸  
去寧煩杜宇招好樂當年開口笑此心無事愧  
重霄

依韻酬邠州通判王稷太博

南豳日日接英標公外追隨豈待招惡勸酒時  
圖共醉痛羸棊處肯相饒一拋言笑如何遣頻  
得音書似不遙獨上西樓爲君久滿城明月會  
雲銷

依韻酬李光化見寄

南陽偃息養衰顏天暖風和近楚關欲少禍時  
當止足得無權處始安閑心憐好鳥來幽院目  
送微雲過別山此景此情聊自慰是非何極任  
循環

寄安素高處士

吏隱南陽味日新幕中文雅盡嘉賓滿軒明月  
清譚夜共憶詩書萬卷人

酬李光化見寄二首

交親莫笑出麾頻不任織機只任真遠護玉關  
猶竭力入陪金鉉敢周身素心直擬圭無玷晚  
節當如竹有筠道本逍遙惟所適吾生何用蠖  
求伸

萬里承平堯舜風史君尺素本空空庭中無事  
吏歸早野外有歌民意豐石鼎鬪茶浮乳白海  
螺行酒灑上聲波紅宴堂未盡嘉賓興移下秋光  
月色中

依韻酬李光化敘懷

列宿專城且自娛清名善最即前途江山樂國

誠難會風月詩家的不辜未必晚成輸早達好  
將高笑代長吁公餘更勵經邦業思爲清朝贊  
禹謨

和李光化秋詠四首

曉

墻外轆轤響樓前江漢歌曙光和月色猶記早  
朝時

晝

日色清如照前林葉未零海東新隼至一點在

青冥

晚

晚色動邊思去年猶未歸戎樓人已冷目斷望  
征衣

夜

春色人皆醉秋宵獨不眠君看明月下何似落  
花前

送黃灝負外

三十餘年交舊心相逢那復議升沈卑飛塵土

味誠薄達官風波憂更深自古榮華渾一夢即  
時歡笑敵千金追陪未久還離索早晚軒車重  
見尋

和并州大資政鄭侍郎秋晚書事

太原兵重壓強胡莫對秋風憶鱸鱸萬里天聲  
揚紫塞十年人望在黃樞定應松栢心無改自  
信雲龍道不孤應笑病夫何所補獨能安坐養  
棗榆

和提刑趙學士探梅三絕

蕭條腸後復春前雪壓霜欺未放妍昨日倚欄  
枝上看似留芳意入新年

靜映寒林晚未芳人人欲看壽陽粧玉顏須傍  
韶春笑莫鬪嚴風與惡霜

百花爭早孰過梅天與芳時豈待催莫惜黃金  
置清賞隔年春色爲君開

和太傅鄧公歸遊武當見寄

三提相印代天工鄧國歸來耀本封此日神仙  
丁令鶴幾年霖雨武侯龍酬恩定得祠黃石談

道須期會赤松莫慮故鄉陵谷變武當依舊碧  
重重

即席呈太傅相公

鳳池三入冠台躔致了昇平一品閑白傅歌詩  
傳海外晉公桃李滿人間上都雲遠經時別故  
國春濃幾度還太史占天應有奏壽星光彩近  
南山

紀送太傅相公歸闕

搢紳誰敢望差肩獨向昌期協半千首會雲龍  
游少海親扶日月上中天碧油兩就元戎鎮黃  
閣三提冢宰權坐致唐虞成大化退居師傅養  
高年閑披丹訣開鑪竈醉度清歌被管絃同榜  
幾人登將相滿朝今日羨神仙松楸薙草思純  
孝里巷揮金過昔賢歸赴誕辰知允說輕安拜  
舞壽觴前

依韻和提刑張太博寄梅

數枝梅寄寂寥人多謝韶華次第均穰下此花  
留未發待君同賞後池春

又和賞梅

故人為使富天才相與抽毫賦早梅氣艷未勞  
橫玉笛風光先合倒金壘隴頭欲寄交情遠林  
下初逢病眼開必若和羹有遺味花王應亦命  
公台

依韻荅王源叔憶百花洲見寄

芳洲名冠古南都最惜塵埃一點無樓閣春深  
來海鷺池塘人靜下仙鳧花情柳意憑誰問月  
彩波光豈易圖漢上山公發新詠許昌何必詫

申湖申或作西

獻百花洲圖上陳州晏相公

穰下勝遊少此洲聊入詩百花爭窈窕一水自  
連漪潔白憐翹鷺優游羨戲龜闌干紅屈曲亭  
宇碧參差倒影澄波底橫煙落照時月明魚競  
躍春靜柳閑垂萬竹排霜仗千荷卷翠旗菊分  
潭上近菊花潭在郡之西郊因有菊潭門復有菊潭  
鎮近取菊植于洲中洲有高臺遂命之曰菊  
臺梅比漢南遲京洛而南至鄧始有梅  
焉梅比襄陽又晚一月岸鵲依人  
喜汀鷗不我疑綵絲穿石節襄鄧間舊俗正潮  
二十一日

河取小石通中者用  
絲絲穿之帶以為祥

羅鞵踏青期素髮頻來醉滄  
浪減去思步隨芳草遠歌逐畫船移繪寫求  
真賞緘藏獻已知相君那肯愛家有鳳皇池

依韻荅青州富資政見寄

樞府當年日贊襄隱然一柱在明堂親逢英主  
開前席力與皇家正舊章直道豈求安富貴純  
誠惟欲助清光龔黃政事追千載齊魯風謠及  
萬箱偉望能令中國重竒謀曾壓北方強故人  
待看調元後乞取優游老洛陽

依韻荅并州鄭大資見寄

節制重并汾淹留又見春年高成國老道在樂  
天真風韻應如舊精明迴絕倫致君心未展寧  
是式微人

過陳州上晏相公

曩由清舉玉宸知今覺光榮冠一時曾入黃扉  
陪國論重來絳帳就師資談文講道渾無倦養  
浩存真絕不衰獨媿鑄顏恩未報捧觴為壽獻  
聲詩

和運使舍人觀潮

何處潮偏盛錢唐無與儔誰能問天意獨此見  
濤頭海浦吞來盡江城打欲浮勢雄驅島嶼聲  
怒戰貔貅萬疊雲纔起千尋練不收長風方破  
浪一氣自橫秋高岸驚先裂羣源怯倒流騰凌  
大鯤化浩蕩六鼇遊北客觀猶懼吳兒弄弗憂  
子胥忠義者無覆巨川舟

又

把酒問東溟潮從何代生寧非天吐納長逐月虧  
盈暴怒中秋勢雄豪半夜聲堂堂雲陣合屹屹  
雪山行海面雷霆聚江心瀑布橫巨防連地震  
羣楫望風迎踊若蛟龍鬪奔如雨電驚來知千  
古信回見百川平破浪功難敵驅山力可并伍  
胥神不泯憑此發威名

依韻和蘇州蔣密學

餘杭偶得借麾來山態雲情病眼開此樂無涯  
誰可共詩仙今日在蘇臺

白樂天謂韋蘇州為詩仙

依韻和孫之翰對雪



江干往往臘不雪今喜紛紛纔孟冬迺知王澤  
寢及遠益明天意先在農有年預可慰四海大  
瑞且當聞九重況此湖山滿清思與君交唱若  
爲慵

依韻和并州鄭宣徽見寄二首

錢唐作守不爲輕況是全家住翠屏名品久叅  
卿士月部封全屬斗牛星仁君未報頭先白故  
老相看眼倍青最愛湖山清絕處晚來雲破雨  
初停

又

西湖載客恣游從湖上參差半佛宮回顧隙駒  
曾不息沈思樽酒可教空層臺累榭皆清曠萬  
戶千門盡鬱葱向此行春無限樂却慙何道繼  
文翁

依韻荅蔣密學見寄

東南爲守慰衰顏憂事渾祛樂事還鼓吹夜歸  
湖上月樓臺晴望海中山奮飛每羨冥鴻遠馳  
騁那慙老驥閑此日共君方便息是非榮辱任

循環

依韻和同年朱兵部王賓客交贈之什  
鶴禁蘭宮達了身高居南闕重為鄰西園冠蓋  
時時會北海樽罍日日親共弃榮華拋世態同  
歸清靜復天真一如劉白東都下更得裴公作  
主人

登表海樓

一帶林巒秀復竒每來凭檻即開眉好山深會  
詩人意留得夕陽無限時

石子澗二首

鑿開竒勝翠微間車騎笙歌暮未還彥國才如  
謝安石他時即此是東山

又

飛泉落處滿潭雷一道蒼然石壁開故老相傳  
應可信此山雲出雨須來

依韻答韓侍御

雖叨世契與隣藩東道瞻風御史尊鄭館昔時  
延下客予執卷時即于家今日見高門  
先君嘗

作金陵獄掾

我居方面榮為懼君向臺端直且溫彼此中懷蘊金石不須銷黯動離魂

謝柳太博惠鶴

新詩遺鶴指真經對此仙標詎敢輕萬里華亭思去伴千年遼海識歸程鷄羣與處曾非辱鵬路將翔孰謂榮獨愛九臯嘹唳好聲聲天地為之清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六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七

義論議

易義

帝王好尚論

選任賢能論

近名論

推委臣下論

荅竊議

易義

乾上乾下內外中正聖人之德位乎天之時也  
德內也位外也九二君之德九五君之位成德  
于其內充位于其外聖人之德居乎誠而不遷  
有時舍之義故曰見龍在田德昭于中故曰利  
見大人天下文明君德也聖人之位行乎道而  
不息有時乘之義故曰飛龍在天位正於上故  
曰利見大人乃位乎天德於是乎位矣或者泥  
於六位之序止以五爲君曾不思始畫八卦三  
陽爲乾君之象也豈俟於五乎三陰爲坤臣之  
象也豈俟於四乎震爲長子豈俟重其卦而始  
見於長子乎明夫乾君之象既重其卦則有內  
外之 九二居乎內德也九五居乎外位也餘  
爻則從其進退安危之會而言之非必自下而  
上次而成之也如卦言六龍而九三不言龍而  
言君子蓋龍無乘剛之義則以君子言之隨義  
而發非必執六龍之象也故曰易無體而聖人  
之言豈凝滯於斯乎

咸陰進而陽降

兌陰卦 艮陽卦

上下交感之時也與泰

卦近焉泰卦天地交而萬物化生然則泰卦三

陰進于上三陽降于下極於交而泰矣故曰萬

物通咸卦陰進而未盡達也陽降而未盡下也

下卦猶有二陰上卦猶有二陽感而未至於泰矣故曰萬物生

而猶未通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感之

無窮而能至乎泰者也感而不至其道乃消故

至騰口薄可知也

恒陽動陰順剛上柔下震陽也剛動于上巽陰也柔順于下上下

各得其常之時也天尊地卑道之常矣君處上

臣處下理之常矣上陽卦天與君之道也下陰卦地與臣之道也男在

外女在內義之常矣震為長男巽為長女天地君臣男女

各得其正常莫大焉諸卦多以有應為吉此卦

六爻皆應而爻無元吉者何也夫吉於應者相

求以濟之時也常者上下各得其所之時矣故

以剛柔皆應為常而不以獲為吉是以士之應

常也在於己不在於人諸侯之常也在於政不

在於隣天子之常也在於道不在於權故曰聖

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堯舜為仁終身而已

矣其知常也哉

遯陰進陽退

二陰進之於內柔佞入而剛正出  
四陽退之於外

君子遯去之時也夫柔勝於剛則小人制君子矣辱可逃乎柔未勝剛則君子辱可遠也未見制於小人焉此卦二陰而四陽柔未勝剛小人始浸而長也君子知吉之先辨禍之萌思遠其時也可不遯乎故遯之為義尚乎遠也是以最在內者有遯尾之危最在外者有肥遯之利子曰知幾其神始可與言遯也已矣

大壯剛以震而陰摧

內剛外震  
二陰剝焉

君子威而小人

黜政令剛嚴之時也陽於陰為大也陽進陰退大者壯而小者喪矣夫雷在天上萬物以震威行天下萬邦以恐天地之壯見乎雷聖人之壯見乎威壯而不節於天下暴矣壯其喪矣是以君子非禮弗履以保其壯也故九二九四以陽居陰體剛而處巽乃復獲乎貞吉餘爻皆不克全其壯也已

晉順而上行奉于文明

坤順也  
離明也

君子嘉過顯進

之時也夫上無文明賢斯遁矣今文明麗于上君子可不進乎其進也柔順內融

內卦坤也有柔順之義

則上不拒其逼矣故曰晝日三接也英華外著

外卦文明有英華之德則眾不疑其行矣故曰君子以自

昭明德蓋明出地上如日之升君子當其象也

豈復昧哉其伊尹之時歟

明夷陰上明下其義病矣火入地中其光翕矣

蔽賢傷善之時也夫文明在上則賢者遂進文

明在下則善人用傷其商之末世耶君子用晦

然後免於其難然則文王其不用晦乎何以嘗

幽之耶文王蓋有國焉德加於人晦之難也故

以文明入于難終以柔順而出矣箕子雖無政

焉而最近於闇故自辱其身以晦其道然後乃

免故文明在下難哉聖賢其猶病諸變斯時者

惟九三乎得其大首其湯武之事歟

家人陽正於外謂五陰正於內其二陰陽正而

男女則位君子理家之時也明乎其內禮則著

焉內卦順乎其外孝悌形焉外卦禮則著而家

明也

順也

道正孝悌形而家道成成必正也正必成也聖人將成其國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後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後孝悌大興焉何不定之有故曰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然則正家者貴閑其初也故初九有悔閑得其道乃首得悔亡至于九五王假有家則天下化成故勿悔而吉也

睽火炎澤潤其性不同炎從上潤從下其道違而不接物情睽異之時也陰陽不接而天地睽日月不接而晝夜睽禮義不接而男女睽君臣不接而上下睽情類不接而萬物睽夫然則天地萬物之理從何而亨乎故睽之時義不可久也必變而通之合睽以成其化天地睽也而陰陽合焉其體睽其義合晝夜睽也而日月交焉男女睽也而禮義成焉上下睽也而君臣會焉萬物睽也而情類聚焉夫未合之時體乖志疑動虞蹇難求援而濟者也故其爻皆以有援免至于上九睽極而通則說弧遇雨羣疑亡也



蹇止於險中險難在前未可進之時也觀其名與屯卦近焉屯亦難也然則屯已動乎險中難可圖也蹇猶止乎險中難未可犯也惟二為王臣位得五應君在險中而與已應始可匪躬而往焉餘皆往蹇而弗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其庶幾乎

乎解動乎險外出險散否之時也小人為險君子乃否小人既退君子乃振故五六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是故天地否散雷雨並興聖賢否

散慶施遂行武王發粟散財其有解之時也矣

損山澤通氣

艮為山兌為澤

其潤上行取下資上之時

也夫陽實也陰虛也下卦二陽上卦二陰取陽

資陰以實益虛者也虛者反實則實者反虛矣

然則下者上之本本固則邦寧今務於取下乃

傷其本矣危之道也損之有時民猶說也

說兌為

損之無時澤將竭焉

兌為澤

故曰川竭必山崩此

之象也無他下涸而上枯也百姓不足君孰與

足其斯之謂歟

益剛來而助柔損有餘而補不足

上卦陽多故曰有餘下卦

陽少故曰不足

自上惠下之時也天道下濟品物咸亨

聖人下濟萬國咸寧益之為道大矣哉然則益上曰損損上曰益者何也夫益上則損下損下則傷其本也是故謂之損損上則益下益下則固其本也是故謂之益本斯固矣翰斯茂矣源斯深矣流斯長矣下之益上則利有竭焉上之益下則因其利而利之何竭之有焉是故木以動也上木下動涉大川而無患雷風與也上風下雷興萬

物而無疆明益之道何往而不利哉

夫一陰處高而羣陽代之以大制小以正黜邪之時也時皆剛正柔佞豈得而據乎夫君子道微之時法令常密而或失之者何也內有小人也小人道微之時法令常顯而無忌者何也內皆君子也此卦一柔而乘五剛危可知矣五陽而決一陰易可知矣故揚于王庭而不忌賞罰明行之際歟舜舉八元而去四凶此其時矣萃澤處於地兌為澤坤為地其流集矣上說下順其義

親矣物情和聚之時也上以說臨下下以順奉上上下下莫不聚乎天地亨而萬物以類聚大人亨而天下以義聚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彖言剛中而應者取其上下相應以成萃聚之義而已若夫萃天下者豈私其應哉必也以虛受人然後能萃其天下故九五以大人之位而匪孚者以其應之於一不能盡天下之誠惜哉無私則至矣

升地中生木其道上行君子位以德升之時也夫高以下爲基木始生於地中其舉遠矣聖人曰躋其德而至于大寶賢者曰崇其業而至于公圭以順而升物不距矣故爻無凶咎初則大吉二則有喜三則無疑四則用亨五則貞吉惟上六極而猶升則爲冥昧若能知其消息猶可爲利故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困水在澤下澤方竭焉其道不加於物君子困窮之時也夫水者浸於外而後施於物今伏於其內何施之有是則川澤竭而伏其流君子困

而隱其道困於險而不改其說坎險也其惟君子乎能固窮而樂道哉苟不安其困欲尚口而去之窮斯甚矣知此時者卷而懷之極然後反其困必亨故曰困亨夫子之於陳蔡也豈其憂乎

井水為泉之底井道治而其施外彰君子居德遷惠之時也夫井居其地而不可改其泉之出也無所不利君子居於德而不可移其惠之遷也無所不仁唯井也施之而不窮存之而不溢惟德也常施於人而不見其虧獨善其身而不見其餘故曰井德之地不其然乎

革水火相薄變在其中聖人行權革易之時也夫澤有水則得其宜今澤有火是反其常矣天下無道聖人革之以反常之權然而反常之權天下何由而從之以其內文明而外說也內卦文明外說兌卦以此之文明易彼之昏亂以天下之說易四海之怨以至仁易不仁以有道易無道此所以反常而天下聽矣其湯武之作耶苟道德不

去雖湯武日生當爲天下之助何反常之有焉  
鼎以木順火鼎始用焉聖人開基立器之時也  
夫天下無道聖人革之天下既革而制作興制  
作興而立成器立成器而鼎莫先焉故取鼎爲  
義表時之新也湯武正位然後改正朔變服章  
更器用以新天下之務其此之時歟故曰革去  
故而鼎取新聖人之新爲天下也夫何盛焉莫  
盛乎享上帝而養聖賢也享上帝而天下順養  
聖賢而天下治不亦盛乎

震雷相從而興威動萬物內外皆震君子心身  
戒懼之時也萬物震其道通焉君子震其德崇  
焉君子之懼於心也思慮必慎其始則百志弗  
違于道懼於身也進退不履於違則百行弗罹  
于禍故初九震來而致福慎於始也六二震來  
而喪貝履於危也六二夫震者長子之道也長  
子有威驚遠而懼邇然後能主宗廟之器而祭  
祀不輟也夫

艮山相當而各止其所內外不相與

六爻皆無應

上

下靜止之時也天地動而萬物生日月動而晝夜成聖賢動而天下亨今其止者君子理不可動之時也故此卦無元亨貞之德者以其道不行焉然止之爲道必因時而存之若夫時不可進斯止矣高不可亢斯止矣位不可侵斯止矣欲不可縱斯止矣止得其時何咎之有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君子其孰能與於此乎

漸山止生木日益其高君子漸進之時也夫內止而不躁外巽而不爭以斯而進不亦漸乎長女得位乎其外故曰女歸吉然則女生而知其嫁也必漸而及時然後有歸焉君子學而知其仕也必漸而成德然後有位焉故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乾陽漸進而至于在天坤陰漸進而至于堅冰天地不能踰而况於人乎苟內不止而躁外不巽而爭則失漸之道犯時之忌豈正邦之有焉

豐文明以動無往不亨王道開大之時也夫雷

電之至隱者彰而否者亨聖賢之造困者通而幽者顯於是制乎禮以序天下之倫作乎樂以興天下之和物物昌而無不大也是以謂之豐然則日之動也下離日也豐于正中焉文明之動也豐于皇極焉過乎正中日斯異矣過乎皇極文明虧矣故曰宜日中進於大而戒於盈也不哉

旅火麗山而不爇其處君子羈旅之時也君子羈旅之時處無其位何能與物大通然則內止而不動于心外明而弗迷其往以斯適旅故得小亨而貞吉夫旅人之志卑則自辱高則見嫉能執其中可謂智矣是故初瑣瑣而四不快者以其處二體之下卑以自辱者也三焚次而上焚巢者以其據二體之上高而見嫉者也二懷資而五譽命者柔而不失其中者也君子旅之時也道其然乎

巽風從至而物莫之違上下皆順命令宣行之時也夫上下弗順雖令不從今上下皆順故可

申命而行事也若夫巽之爲德其失也僞非君子體之則入乎柔邪之道矣觀其名雖近於謙焉然則謙之爲體內剛而外柔謙卦坤外艮內坤柔而艮剛也降於禮而不降於德者也是以亨君子有終巽之爲體內外皆柔可以行權未可以終義惟五以中正而志行乃得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是故謙之六爻皆無凶咎巽之六爻則美惡半矣

允澤重潤而上下皆說君子推恩敷惠之時也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今復重之民說而無疆者也勸天下者莫大乎推恩而敷惠則順乎天應乎人而王道亨不然者反此若夫威以先民民重其勞威以犯難民重其死故周文爲臺而人謂神靈者忘其勞也楚子下令而人如挾纊者忘其死也然則說之爲德其失也佞上下皆說之時必內存其剛正然後免佞之情故曰說以利貞

帝王好尚論



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富我無事而民自樸此則述古之風以警多事之時也三代以還異於太古王天下者身先教化使民聳善故禮曰人君謹其所好惡君好之則民從之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由此言之聖帝明王豈得無好在其正而已堯設敢諫鼓建進善旌舜好問而成至化禹拜昌言而立大功湯五聘伊尹文王躬迎

呂望周公握髮吐哺以待白屋之士鄭武公好賢而詩雅歌之燕昭王築臺募士而智者歸之斯聖賢好尚如是之急也桀紂好利欲不好諫諍而天下亡秦好兵刑不好仁義而天下歸漢隋煬帝好逸豫不好恭儉而天下歸唐使桀紂好諫諍秦好仁義隋煬帝好恭儉豈有喪亂之禍哉

選任賢能論

王者得賢傑而天下治失賢傑而天下亂張良

陳平之徒秦失之亡漢得之興房杜魏褚之徒

隋失之亡唐得之興故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

書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

後人其勤求人材如是之急也然則求之之道

不可一端臯陶贊禹曰亦有九德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真

偽則可知乃言曰載采采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

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性寬洪而栗柔而立和柔而能

立事愿而恭恭恪亂而謹亂治也擾而毅擾順也致果為毅

直而溫行正直而氣溫和簡而廉性簡大而剛

而塞剛斷而實塞彊而義無所屈撓動必合義章厥有常吉

哉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孔子之門人目以

四科一曰德行謂顏淵閔子騫也顏淵聞二曰

政事冉有季路也三曰言語宰我子貢也子貢使於

諸國而不辱君命也四曰文學子游子夏也經緯天地曰文禮樂典章之謂

也游夏能迷之者也此所謂求人之道非一端也又書

之說命篇曰旁求俊乂列于庶位是朝廷庶位

惟俊乂是求唐太宗曰天下英雄落吾彀中語

曰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智則可與治國家

安天下愚則可與避怨惡而全一身故聖人以  
俊又為德不以柔訥為行如以柔訥為行而寵  
之則四海英雄無望於時矣使英雄失望於時  
則秦失張陳隋失房杜豈不誤天下之計哉

### 近名論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

言人知愛名不如愛其身之親也

莊子曰

為善無近名

言為善近名人將嫉之非全身之道也

此皆道家之

訓使人薄於名而保其真斯人之徒非爵祿可  
加賞罰可動豈為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為

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亦諸侯  
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  
鈞以邀文王夷齊餓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國  
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  
春秋即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  
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慎矣夫子曰  
疾沒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  
則為善近名豈無偽耶臣請辯之孟子曰堯舜  
性之也性本仁義三王身之也躬行仁義五霸假之也假仁

義而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  
求名名者也人臣亦然有性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  
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  
勢反道敗德弑父叛君唯欲是從不復愛其名  
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  
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封比  
干之墓是聖人敦獎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  
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為國家  
之用哉

### 推委臣下論

天生兆人得主乃定萬機百度不可獨當內立  
公卿大夫士外設公侯伯子男先擇材以處之  
次推公以委之然則委以人臣之職不委以人  
君之權臣請辨之夫執持典禮修舉政教均和  
法令調理風俗內養萬民外撫四夷師表百僚  
經緯百事此宰輔之職也練兵戎謹城壁修方  
略威夷狄此將帥之職也肅朝廷之儀觸搢紳  
之邪此御史府之職也治繁劇制豪猾此京尹

之職也至於金穀刑法各有攸司之職矣撫民人宣風化均徭役平賦斂此刺史縣令之職也是皆人臣之職不可不委之也若乃區別邪正進退左右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權也不可盡委於下矣何以明之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注云制之由君也晉委三卿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延陵季子曰晉國之政歸此三家矣後果分晉為三國漢高祖招納羣英有將將之權而取天下至于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霍光

又獨委王鳳至于王莽皆有大禍西漢遂傾焉後漢光武親用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後之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后族至于宦官故姦雄競起以去惡為名東漢遂傾焉魏委司馬懿晉委劉裕其禍亦然唐太宗駕馭英雄取天下致太平至高宗朝李義府以立后之功獨見委用陷害忠良天下憤怨明皇初用姚崇宋璟為相而天下大治推心委之遂成故事及李林甫代其任仍復委之林甫姦邪能中傷善人朝廷無

敢言得失者於是明皇不聞諫諍自謂宰相得人泰然無爲矣言路已絕故至祿山犯關嚮關而明皇不知一旦喪亂天下瓦解唐德遂衰初以推委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弊之然哉當推委之際進擢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恩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黜辱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威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中外遠近無敢忤權臣者故下之情不達而上之勢孤矣此明

皇之失爲後代之鑑王者將收其權必先采人采人爲難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辨之思過半矣然則朝廷清要之位覬覦者衆必審賢以與之賢傑之才讒嫉者衆必先時以辨之是故先王孜孜求賢以備選用且千官百辟豈能獨選必委之於輔弼矣惟清要之職雄劇之任不可輕授於人僉諧之外更加親選聖帝明王常精意於求賢不勞慮於臨事精意

求賢則日聰明而自廣勞心臨事則日叢脞而自困宜乎屏煩細而廣詢訪其深於正道有憂天下之心可備輔相者記之其精於經術通聖人之旨可備顧問者記之其敢言正色有端士之操可備諫諍者記之其能言方略有烈士之風可備將帥者記之如斯之人精而求之熟而觀之然後寘清要之職授雄劇之任使人人竭力爭爲腹心於是乎得以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庶務委于下而大柄歸于上始可以言無爲矣猶復置御史大夫中丞使搢紳無敢慢者置諍臣七人使言路無敢蔽者置門下封駁司使制勅無得誤者此又推委無爲之中而不廢其防不失其權者矣若留意逸豫不孜孜於求賢親選之時無賢可用則進退賞罰復歸於下雖有爵祿不足爲上之恩雖有誅罰不足爲上之威矣

荅竊議

漢高以黃金四萬斤付陳平而不問其出入時

陳平未有功也唐高祖將斬李靖而怒之時李靖未有功也是前代帝王先布之以恩後責之以効也我太祖嘗謂近臣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心優恤其家厚其爵祿多與公用錢及屬州課利使之回圖特免稅筭聽其召募驍勇以爲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辭也命將帥李漢超等十三人分守西北諸州家族在京者撫之甚厚凡軍中事悉許便宜每來入朝必召對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由是邊臣率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閒洞見蕃夷情狀每戎狄入寇必能先知預爲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故兵力雄盛武功蓋世由此而致也今滕宗諒爲一路經略安撫使兼兵馬都部署以公用錢回圖管設使命將校并蕃部酋豪或贈遺官負游士而梁堅彈奏滕使過錢十六萬貫有數萬貫不明及置獄研窮纔用三千餘貫復有所歸無分毫入己是未見貪吏之狀也宣



撫田舍人朝之端人也至慶州目擊軍民蕃部等借留滕侯遮壅于道足下何得謂之豺狼主上仁聖不深罪宗諒張元二人仍降詔誕告邊臣依祖宗故事使回圖公用一如平日中憲不知內朝有此詔命聞羣口橫議遂伏閣請加責二人以正憲律既下法寺則宗諒合贖銅而不當去官是前斷已重元坐將公用錢并酒散與軍人當更追一官又朝廷既已降詔貸之亦難反汗足下責我保庇此人固不敢避自古文法

常害邊功今天子仁聖有西北之憂孜孜求人  
以捍大患帥臣用度小過不害邊事居輔弼者  
固當竭力辨明恐誤朝廷機事為天下之憂豈  
暇私於二人哉昔匈奴辱漢使者蓋不一也唐  
賢使于賊庭不辱命者如韓愈李回皆成大名  
近邵良佐使于元昊回日改官賜服色報其勞  
也良佐懼不可再去滿朝搢紳無一士請行朝  
廷召張子奭乘驛而至又選王正倫副之皆敢  
行不懼既不懼矣且觀其辨論學術可為之使

乃遣將命暨還得元昊書疏頗順於前願去號稱臣又能減數節事體且沙漠窮絕久不測之地既能忘生又不辱命朝廷擢進兩資不可待以常調也戎狄素貪利未厭心兵擾絕塞此戎狄之常態非子奭之過也今之士大夫高談時政皆謂不能拔人限以資級使才者多滯而朝廷乏賢及見殊命越一等則囂然聚議以爲過優何薄之甚耶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七

范文公文集卷第八

楊文公寫真讚

頌

皇儲資聖頌

泰州張戾祠堂頌

述

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

序

太清宮九詠序

朝賢選定惠大師詩序

太子賓客謝公夢讀史詩序

刻唐祖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

述夢詩序

尹師魯河南集序

記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南京書院題名記

清白堂記

岳陽樓記

邠州建學記

天竺山日觀大師塔記

讚

楊文公寫真讚

楊公以武夷之靈降于我宋在太宗朝以神童  
被召三命至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在真宗朝荐  
當清近終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公以斯文為己  
任繇是東封西祀之儀修史修書之局皆歸大

手爲皇家之盛典當時臺閣英游蓋多出於師  
門矣而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  
而未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  
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當國  
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  
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  
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三君子者  
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  
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然端言方行回邪忌  
之故嘗避權臣之禍歸陽翟山再起會真宗不  
豫中外爲憂萊公將奮大計正前星於北辰引  
太陽於少海公預宏議就高文聞弗克行旣終  
而今上知之乃下詔追悼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今觀公之真而爲讚云

嗚呼楊公兩朝清風盛乎斯文直哉厥躬端者  
我遊邪者我仇霖雨不作日月其流仰止遺真  
雍雍哲人吾不知乎爲之仙爲之神

頌

皇儲資聖頌 并序

臣聞聖人之作易也以言乎離則大人有繼明之體以言乎震則元子有主器之威何則體以繼明而萬邦久照威以主器而七廟大寧其況登監撫之期資聖神之政者哉國家興皇統紹僊源寶葉茂昌靈根善固皇祖之功也神武不殺天開八際皇宗之德也文明以健景臨萬有聖上妙體乾元光御人極應上真之道撫大寶之運華親肅睦美俗昭明尚周文之文而百官懋德下漢武之武而四夷懷恩於是覽神洛以朝先因心之至也啓帝符以升中動天之著也如報厚德於汾壤款大道於亳宮表開聖之都揭降清之館鴻名盛則皇哉休哉曠代不舉者吾皇富有焉然猶清淨戒豫恭默思高觀妙自然播芳無外璿樞麗正物有戴天之安全鑑凝明人咸抱日之景若夫道德之奧仁義之醇禮樂之和刑政之清無得名矣又盡善矣功成功矣事無事矣聖子神孫其法象之矣居一日美

三公登東塗皇帝若曰眷惟元子萬邦重器道  
心之微必究王業之難必知性習惟其初左右  
惟其賢爾周爾召往師傅焉講善體政欲有觀  
焉三公相與而進曰惟皇之嗣惟天之授生而  
神靈幼而岐嶷而復累藩邸踐儲副奉見清廟  
載禧圓丘固當輔聖克家佐天理物也矣皇太  
子乃夕惕欽命未明而興儼觀東朝齋立西面  
與夫股肱優老羽翼令人講帝皇之風參天人  
之理遐燭安危之轍眇窮得失之源曷嘗不力  
仁而民懷作德而祥降於是消息乎九範經營  
乎五典與治與亂警策而弗迷惟時惟幾佩服  
而深諭此道心之微也蓋究祥於妙慮其於中  
外之務光大之政則賢必尚爵功必厚祿謀一  
令思以敷天下之祐議一賞思以起天下之善  
舉一刑則必悵然有不忍之心暴何端而興矣  
接一士則必慄然有好直之心佞何階而進矣  
天下欲以富利而弗奪也欲以壽養而弗傷也  
欲以固信而弗欺也欲以安靜而弗擾也期于

無盜責之於衣食期于無刑求之於禮義禮義  
既充熟而成風然後天下熙熙而遂樂也無窮  
然則上世聖賢未嘗不勉而後至慎而後寧故  
書曰勗哉庶其至矣詩云戒之慎之保其寧矣  
此王業之難也豈徒知之固以輔而行之矣若  
性習左右可得而言聰哲自天誠明見志其始  
也后稷玩於播殖仲尼戲於俎豆爰發五勝之  
辨寔宣三正之方今乃琴誦成文典書在御入  
則有保出則有師太傅居前少傅居後而能幹  
蠱天家代工王室美四方之事資萬機之聖識  
者曰正斯嗣也明斯德也由斯道也天意人事  
章章乎豈符讖而後著也惟聖源深長天道輔  
相歟非天私我有宋惟天祐于一德昔陶唐氏  
之與舜也歷試諸難三十載而堯德益明天下  
益治今斯時也然奚若吾君之嗣之美矣君子  
有言曰巍巍乎皇之有成功也哉郁郁乎嗣之  
有成德也哉樂聖者係之頌云

粵自黃靈爰及炎宋巍巍天造縣縣帝統神武

之祖文明之宗元基不拔盛業來重我后御極  
吾民敏德盛節交舉庶彙咸殖萬邦作孚百神  
受職允也時雍何哉帝力王假有家廼建承華  
三善靡忒二對何嘉日光月輪山輝海潤相見  
乎离蓋取諸震帝均其勤撫國監軍天受英晤  
日彰温文乃左乃右惟仁惟舊稼穡斯憂艱難  
斯究授人惟才進人惟德刑也以薄恩也以直  
屈者其伸勞者其逸言思逆耳道務前膝玉振  
金相英聲茂實繇若壽域熙如春臺守之而已  
仁遠乎哉天業昌兮天家光兮聖有嗣兮明無  
疆兮皇心之寧兮黔首之康兮祖宗之靈兮子  
孫之長兮金石在廟兮頌聲洋洋兮

泰州張侯祠堂頌

生祠民報德也制置公李汝穎之奇以文武事  
朝廷爲勲臣於四方而嘗戰守秦塞制勝非一  
招降屬寇全活甚衆撫南夷以久遠俗使北疆  
以尋大信光華之命所嚮凝績天禧中國家以  
鹽鐵饋運之計重於東南命公領之于茲八年



公夙夜不懈闕政咸舉初淮浙之間鹽民告困  
海利云剥公請振崇泰楚三郡亭人歲增課數  
十萬石三郡鹽課虧者十年公訪其利害請加  
買直蠲積負行數事以蘇之課乃大增  
興杭秀海三郡鹽場歲入課四十萬石又嘗蘇  
秀間太湖漲溢害于甫田公請導入于海復租  
六十萬石白沙郡大江之北有灣數里風濤為  
險舟楫不利公於是開長蘆西河以濟之又高  
郵之北漕河屢決阻我糧道破我農畝公於是  
作堤二百里旁置石限平其增損以均灌漕焉

惟茲海陵古有潮堰舊功弗葺驚波荐至鹽其  
稼穡偃其桑梓此邦之人極乎其否公堅請修  
復乃興厥功橫議囂然僅使中廢公又與轉運  
使胡公再列其狀朝廷可之仍許兼領是郡以  
觀厥成起基於天聖三載之秋畢工於六載之  
春既而捍其大災蠲其積負朞月之內民有復  
諸業射諸田者共一千六百戶將歸其租者又  
三千餘戶海陵民因潮之患而倚闕其租者三  
千餘戶天聖四年勅依制置司奏候  
撫之育之以簡以愛優優其政治

堰成日定奪  
今漸復焉

于民心於是請肖公之儀以奉于祠期子孫之  
不忘乎秉筆者故作頌焉

我公雄傑經制楚越鑿洞毛髮誠揭日月建利  
除孽代天工發海陵嗷嗷古防弗牢萬頃良膏  
歲凶於濤民焉呼號不粒而逃公聞憐怛廼按  
廼察草奏屢達狂議四遏心過金鐵對天不奪  
宸聽旣聰宰謀旣同展矣胡公協力諧忠兵民  
交充興防之功盤盤偃偃百里而遠雲矗不散  
山亘不斷如天作限奠萬家產朝以公賢兼于

蕃宣傷者我全疾者我痊逋亡幾千咸復于田  
公義不爽欲報彌廣建牙列壤將有攸往衆圖  
其象以永瞻仰列星之精列嶽之靈儀焉亭亭  
神焉熒熒居千百齡此邦鎮寧旣寧旣聚濤莫  
我苦比比牖戶鱗鱗場圃而翁而賢于歌于舞  
天子穆清諸侯經營民兮樂成穀兮登盈作爲  
頌聲告于神明

述

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

天聖紀號之六載樞密留守侍郎齊郡公以東  
朝舊德右弼上賢將啓秉鈞之猷尚圖分政之  
任善下成乎江海養浩充乎天地誠明之際無  
隱不及居一日曰祖宗之都儀形萬邦道德之  
所興禮樂之所出風化不作四方何仰哉乃首  
訪膠庠躬省弦誦敦六籍以恢本發四科以彰  
善於是人樂名教復鄒魯之盛士爲聲詩登周  
召之美旣而丘園初秀闕闕令嗣拳拳允集濟  
濟如歸沛國朱生世嚴冠冕幼苦霜露憫先構  
之將墜忽中陵之見育公特命就學果知向方  
豹以革而有文鴻亦漸而無咎公又嘉其遷善  
以從道而名焉仍命字之云在復之六四曰中  
行獨復以從道也言能體中而行特從於道以  
斯而復君子之象請字曰復之庶左右於名矣  
然則道者何率性之謂也從者何由道之謂也  
臣則由乎忠子則由乎孝行已由乎禮制事由  
乎義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子  
將從之乎然後可以言國可以言家可以言民

可以言物豈不大哉若乃誠而明之中而和之  
揖讓乎聖賢蟠極乎天地此道之致也必大成  
於心而後可言焉朱生其拜公之命勉之哉抑  
文與學者道之器也以君子乘之則積而不敗  
不以君子乘之則滿而致覆朱生其拜公之命  
慎之哉嘻子未預於教也弗學而志窮如玉之  
未攻如泉之在蒙汨焉而弗見其寶昧焉而莫  
朝于宗子既預於教也克學而神晤如金之在  
鑄如驥之方御躍焉可成乎美器騰焉可致乎  
夷路者也某觀士人中有青衿詩書素髮畎畝  
名不登搢紳之議目弗接軒冕之姿彼何不遇  
之甚哉朱生進德有漸屬文未幾始登庠序之  
列廼被巖廊之知此何遇之甚哉繫爾門之濟  
美歟抑我公之善教歟論者曰公之旨也豈徒  
正爾之名蓋將成爾之德激清學校騰休都邑  
俾夫多士聳善庶邦成流格美俗於詩書被頌  
聲於金石致我宋之文炳焉復三代之英抑公  
之盛德乎朱生振迹於盛德之下發名於善教

之始何必申繻之劇論豈異夫子之榮褒者哉  
當夙夜懷之不墜我公之令訓也其庶幾乎

序

太清宫九詠序

譙有老子廟唐爲太清宫地靈物竒觀者駭異  
歷代嚴護景槩所存若靈溪渦河九龍井左紐  
再生昇天檜皆附于圖籍發乎詠歌而風人之  
才難其破的余友曼卿將命斯來實董宮事嗜  
道之外樂乎聲詩覽靈仙之區異其八物益以

官題而成九詠觀其立意皆鑿幽索秘破堅發  
竒高凌虹蜺清出金石有以見詩力之雄哉文  
以氣爲主此其辨乎矧夫人託文而志深物乘  
文而名遠如楊子雲之綿竹王文考之靈光孫  
興公之天台皆揮藻一時騰照千載者矣噦彼  
物也庇聖賢之居而能長久後果動君子之風  
雅以發乎名矧人也庇聖賢之道則能高明果  
亦動天下之頌聲以揚其烈覽之者得無起與  
高平范某序

朝賢送定惠大師詩序

某典姑蘇郡一日有吳僧定惠大師宗秀者發龍山渡松江駐錫于門出致政侍郎安定公本道計使太原公二書偕曰師往無他有朝中遠行詩請爲序引以示方來爾某旣不得謝乃叩其端師自言生不血茹七歲持佛事隱于雲巖多歷年所晚歲游名公之門然亦未嘗及利天聖中大丞相東平公清河公憐其舊奏賜紫方袍號定惠乃告歸故山又以詩寵之旣而薦紳

先生咸有贈章將勒堅珉期於不墜某感其說志其事且知上人之隱盛於吾儒之隱遠矣士有氣吞芝蘭才奔風雲精貫乎天人神馳於古今燭治亂興亡之機席法度教化之倫道通巖廊跡墜林壑遺沒於麋鹿之羣宰者衆矣如近代之陸龜蒙陳陶今朝雍丘邢敦錢唐林逋或執節堅介或放詞雅遠皆四方之間人柰何道未信於三公名不熟於天子及其收遺文旌隱志而始惜其難得斯天下義士爲之長太息矣豈

如金僊之流而人懷慕謝絕堂構長揖軒冕來  
則談空實相號天人師去則指霞嶺嘯風林天  
子有賜三公有贈斯以見上人之隱盛於吾人  
之隱遠矣必也均是光輝以及考槃之際則聖  
朝無負於隱君子也矧將有取焉子夏曰主文  
而誦諫蓋風人之職也序詩者敢有二事時景  
祐二年五月八日尚書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范  
某序

太子賓客謝公夢讀史詩序

公清淨而文出入朝廷三十年語默仁義進止  
於青雲之衢徐徐如也自尚書郎領侍御史知  
雜事日轉戰于寵辱之場者或勝而夸或殆而  
悲乃嘆曰吾病矣不敢進寸而退尺求爲會稽  
郡及還又請知西臺因分務於洛下朝廷高其  
意累遷至東宮三品悉屏去外慮於筆硯歌詩  
素所耽嗜亦不復爲曰方佚我以老也數年間  
唯日看舊史一編以代賓話爾無何先徹樂之  
前一日因寢覺記夢中所得詩一章召其孫景

初錄焉他日士大夫求觀之仰其風旨識者謂  
人之將終神鮮不睽公於此時乃有正夢特歌  
周孔之仁義能久澤於吾民以公生平之心蹈  
於斯誠於斯故精義存存著於神明而不亂矣  
今而後知傳說騎箕尾而爲星者至精之適亦  
何怪哉其詩曰  
百年竒特幾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惟有炳然  
周孔教至今仁義浸生民

刻唐祖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

某自丹陽移領會稽首途之日過邵餽逸人溪  
齋因話照湖事逸人曰客有自江夏寄唐人許  
鼎所撰祖先生墓誌頗言賀監之異出而示予  
辭精理遠徐常侍鉉爲之別序旣抵郡訪天長  
觀即賀公之舊居也歎其真堂卑陋已甚乃命  
工度材而新之又刻徐公所序之文以廣遊人  
之觀采焉時寶元 年知越州范某序

述夢詩序

景祐戊寅歲某自鄱陽移領丹徒郡暇日遊甘



露寺謁唐相李衛公真堂其制隘陋乃遷于南樓刻公本傳于其側又得集賢錢綺翁書云我從父漢東公嘗求衛公之文于四方得集外詩賦雜著共成一編自云一品拾遺

衛公有一品集姑臧集西

南備邊錄獻替錄御臣要略伐叛志窮愁志

其間有浙西述夢詩四

十韻時元微之在浙東劉夢得在歷陽並屬和焉愛其雄富藏之褚中二十年矣願刻石以期不泯某觀三君子之詩嗟其才大名高俱見咎於當世李遇武宗獨立不懼經制四方有真相

之功雖姦黨營陷而義不朽矣元初以才進拜拾遺歷御史府無所畏避為執政所困者久之及天子召用書詔雅遠甚有補益之風至於與晉公相失而姦人乘之謂元欲刺裴劾則無狀然一戾正人其光墜地惜哉劉與柳宗元呂溫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而理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為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

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悟俱文珍輩又絕韋  
臯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臯銜之會順宗  
病篤臯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臯  
之謀而行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  
見雪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  
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  
疵而廢人之業也因刻三君子之詩而傷焉至  
於柳呂文章皆非常之士亦不幸之甚也韓退  
之欲作唐之一經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

光豈有意於諸君子乎故書之

尹師魯河南集序

予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醪迭變代無  
窮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  
難之近則唐正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于文  
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寢及五代其體薄弱皇  
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  
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揚大年以應  
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以希功業未

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  
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  
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長游力爲古文而  
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  
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遽得歐陽永叔  
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其深有  
功於道歟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後中拔萃  
科從事于西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暨王文康  
公並加禮遇遂引薦於朝寘之文館尋以論事

切直貶監郢州市征後起爲陝西經略判官屢  
更邊任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以前守  
平涼日貸公食錢于將佐議者不以情復貶漢  
東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予方守南陽郡  
一旦師魯昇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  
家人問之不荅予即告之曰師魯之行將與韓  
公稚圭歐陽永叔述之以貽後代君家雖貧共  
當損俸以資之君其端心靖神無或後憂師魯  
舉手曰公言盡矣我不復云翌日往視之不獲

見傳言曰已別矣遂隱几而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歎其精明如是剛決如是死生不能亂其心可不謂正乎死而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歷則有永叔爲之墓銘稚圭爲之墓表此不備載噫師魯有心於時而多難不壽所爲文章亦未嘗編次惟先傳於人者索而類之成十卷亦足見其志也故序之

記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唯先生以節高之旣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唯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

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某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廼復其爲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南京書院題名記

皇宋闢天下建太平功揭日月澤注河漢金革塵積絃誦風布乃有睢陽先生贈禮部侍郎戚公同文以貴于丘園教育爲樂門弟子由文行而進者自故兵部侍郎許公驤而下凡若干人

先生之嗣故都官郎中維樞密直學士綸並純文浩學世濟其美清德素行貴而能貧祥符中鄉人曹氏請以金三百萬建學于先生之廬學士之子殿中丞舜賓時在私庭俾幹其裕故太原奉常博士瀆時舉賢良始掌其教故清河職方貢外郎吉甫時以管記以領其綱學士畫一而上真宗皇帝爲之嘉嘆面可其奏今端明殿學士盛公侍郎度文其記前叅預政事陳公侍郎堯佐題其榜由是風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

梁園歸歟魯堂章甫如星縫掖如雲講議乎經  
詠思乎文經以明道若太陽之御六合焉文以  
通理若四時之妙萬物焉誠以日至義以日精  
聚學爲海則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詞爲鋒則  
浮雲我決良玉我切然則文學之器天成不一  
或醇醇而古或郁郁於時或峻于層雲或深于  
重淵至於通易之神明得詩之風化洞春秋褒  
貶之法達禮樂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書  
博涉九流百家之說者蓋互有人焉若夫廊廟  
其器有憂天下之心進可爲卿大夫者天人其  
學能樂古人之道退可爲鄉先生者亦不無矣  
觀夫二十年間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臺  
閣蓋翩翩焉未見其止宜觀名列以勸方來登  
斯綴者不負國家之樂育不孤師門之禮教不  
忘朋簪之善導孜孜仁義惟日不足庶幾乎刊  
金石而無媿也抑又使天下庠序規此而興濟  
濟羣髦咸底于道則皇家三五之風步武可到  
戒門之光亦無窮已他日門人中絕德至行高

尚不仕如睢陽先生者當又附此焉

清白堂記

會稽府署據卧龍山之南足北上有蓬萊閣閣之西有涼堂堂之西有巖焉巖之下有地方數丈密蔓深叢莽然就荒一日命役徒芟而闢之中獲廢井即呼工出其泥滓觀其好惡曰嘉泉也擇高年吏問廢之由曰不知也乃扃而澄之三日而後汲視其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淵然丈餘練不可竭當大暑時飲之若飴白雪咀輕

冰凜如也當嚴冬時若遇愛日得陽春溫如也其或雨作雲蒸醇醇而渾蓋山澤通氣應於名源矣又引嘉賓以建溪日鑄卧龍雲門之茗試之則甘液華滋說人襟靈觀夫大易之象初則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也終則井道大成收而勿幕有功也其斯之謂乎又曰井德之地蓋言所守不遷矣井以辨義蓋言所施不私矣聖人畫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予愛其清白而有德義爲官師之規因畧其堂曰清白堂又構

亭于其側曰清白亭庶幾居斯堂登斯亭而無  
忝其名哉寶元二年月日記

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  
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  
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  
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  
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  
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

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  
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  
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  
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  
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  
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  
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  
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



其喜洋洋者矣嗟夫子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邠州建學記

國家之患莫大於乏人人曷嘗而乏哉天地靈粹賦于萬物非昔醇而今漓吾觀物有秀於類

者曾不減於古豈人之秀而賢者獨下於古歟誠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耶庠序可不興乎庠序者俊乂所由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數百年並用此道以長養人材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斯明著之効矣慶曆甲申歲予叅貳國政親奉聖謨詔天下建郡縣之學俾歲貢羣士一由此出明年春予得請爲幽城守畧事之三日謁夫子廟通守太常王博士稷告予曰奉詔建學其材出於諸生備矣今天子廟

隘甚羣士無所安因議改卜于府之東南隅地  
爲高明遂以建學并其廟遷焉以兵馬監押劉  
保節度推官楊承用共掌役事博士朝夕視之  
明年夏厥功告畢增其廟度重師禮也廣其學  
宮優生負也談經于堂藏書于庫長廊四回室  
從而周摠一百四十楹廣廈高軒處之顯明士  
人洋洋其來如歸且曰吾黨居后稷公劉之區  
被二帝三王之風其吾君之大賜吾道之盛節  
歟敢不拳拳服膺以樹其德業哉予旣改南陽  
郡博士移書請爲之記予嘗觀易之大象在小  
畜曰君子以懿文德謂其道未通則畜乎文德  
俟時而行也在兌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謂相說  
之道必利乎正莫大於講習也諸生其能知吾  
君建學聖人大易之旨則庶幾乎故書之

天竺山日觀大師塔記

師錢塘人也姓仲氏名善昇十歲出家十五通  
誦法華經十七落髮受具戒客京師三十年與  
儒者游好爲唐律詩且有佛學天禧中詔下僧

錄簡長等注釋御製法音集師預選中書畢詔  
賜師名遂還故里公卿有詩送行師深於琴余  
嘗聽之愛其神端氣平安坐如石指不纖失徽  
不少差遲速重輕一一而當故其音清而弗哀  
和而弗搖自不知其所以然精之至也予嘗聞  
故諭德崔公之琴雅遠清靜當代無比如師則  
逝之矣藤定中入天竺山居日觀庵白吾其止  
乎不下山者十餘年誦蓮經一萬過皇祐元年  
余至錢塘就山中見之康彊精明話言如舊一

日遣侍者持書謝余曰吾願足矣將去人世必  
藏于浮圖之下願公記焉又一日侍者來告曰  
師化矣其門人中靄等葬師于塔復以師之言  
求爲之銘銘曰

山月亭亭兮師之心山泉泠泠兮師之琴真性  
存兮孰爲古今聊志之兮天竺之岑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八